



你爱我吗？
她的整场青春都在渴求这个答案，
却又怯懦地站在他身后不敢开口。

我爱不爱你，时光会证明



商夏周
作品

懵懂 / 纯真 / 青涩

光阴给予那段时光最美好的一切，直到他消失不见，直到她恍然梦醒
这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《小爱情》



谨以此书，纪念我们收留在心里的那个人

勇敢些就好了/可惜永远都得不到答案了/这是一辈子都藏在心底的美好啊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商夏周
作品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爱情/商夏周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3. 4
ISBN 978-7-5399-5929-0

I. ①小… II. ①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09700号

书 名 小爱情

作 者 商夏周
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 策 划 花火工作室 (北京)

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 编 辑 刘砾遥
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 团 网 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184千字

印 张 9

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,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5929-0

定 价 21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序：八五后写作

跟商夏周在“绿茶”喝酒的时候，她说她是宁国的，差点震我一跟头。我说：“你本来就‘夏商周’，压着我这‘元明清’，还是‘宁国府’的名媛，叫我情何以堪呢？”她解释道：“是安徽宁国，不是《红楼梦》里的宁国府。”我说呢，要真在宁国府混，也不用写小说了，啥都有了。

来自奇山秀水、民风淳朴的宁国，二十四岁的商夏周送出了她的第一部长篇《初恋上上签》。众鸟高飞尽，有一只鸟独越寒吗？青鸟不传云外信，那是没的可传，都浮云了，还有神马可信？可是云中又非得寄锦书来，这就拧巴了。只好雁字回时，怨满西楼。如今的文艺小清新，基本都是碎碎念，浅浅缘，一根红线，绕几分春残。

商夏周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八五后写小说的女孩，此前她曾获得《上海文学》新人奖，写过一些短篇。八五后是得写作了，九〇后都出来混了，九五后都听后摇了。在这个加速行进的年代，一个不努力，就会被时代掩埋，所以要有只争朝夕的

精神，虽然只争朝夕很累，但是没办法，你不逼自己，别人也逼你，风都吹着你必须向前。

八五后是个什么东东？若说八五后是个什么东西？涉嫌不好听，所以改为“东东”。八五后夹在八〇后与九〇后之间，她们尚未树立世界观、组建方法论、找准人生定位，就得投身社会打拼职场。前有八〇后挡道，后有九〇后紧逼，在狭小的空间遭到挤压。她们来不及总结自己的青春期，就被抛向茫茫人海，寻找勉强的立身之地。她们在物质的追逐中来不及建立精神气场，就得平庸地跟世俗打成一片，汽车、房子、帅哥、大款，基本上成为人生四重奏。

这时候需要一点超脱，造出一些梦境，文学、语言、意志、心灵，找出一点跟社会脱节的、属于内心精华的因素来提升自己，来让个性和气质规避商品市侩。

所以，八五后的女孩开始写作，商夏周开始在文字中尝试定向自己的人生，给生命提炼出几枚风骨。在物质享受被过分重视的社会，要学会不重要，要条件反射地抵制外界诱惑。所谓不重要，那是在他人看来，自己则视如瑰宝，在精神的高贵殿堂中，独坐着女皇。写作，是文字的历练，让商夏周继续写下去吧。

——大仙

目录

CONTENTS

- 1 序：八五后写作
- 001 Chapter 01 前男友和选美小姐哪个更靠谱
- 027 Chapter 02 前男友和前前男友都不是东西
- 053 Chapter 03 世界乱了
- 073 Chapter 04 公共场合，请注意形象
- 085 Chapter 05 你过得不好，我也就安心了
- 111 Chapter 06 傍上姐夫你还得瑟

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- 129 Chapter 07 时间改变一切
- 151 Chapter 08 怀孕吓退初恋
- 173 Chapter 09 毕业聚餐
- 201 Chapter 10 恶人自有恶人磨
- 217 Chapter 11 原来碰到真爱了
- 239 Chapter 12 若若，我在这里
- 259 后记：从开始到现在

Chapter

01

前男友和
选美小姐
哪个更靠谱

我一点都不想他。

他是谁？英文里叫Ex，中文里叫那个贱男，古典文学里一般称呼其为陈世美，他的父母给他起的记入户口本的名字叫秦颂！不出意外的话，过个几年，他就可以拍拍屁股，用海归的身份忽悠个90后小女友——不对，这年头，连周杰伦的女友都更新换代到3.0版本直接飙到95年的，大势所趋下，过几年他应该和一个胸大无脑、貌美如花的95后打上一张不到十块钱的结婚证。年龄的差距用金钱完全可以拉齐，代沟这种东西，哪怕是像太平洋那么宽广，用金钱也足以砸得像拉过皮的脸一样平整得没有任何皱纹。然后他再发给我一张结婚通知书，不忘记从我这里搜刮一些礼金。

他是秦颂，他的名字以后都不会和我并排在表格里出现了，想到这里，我还是会伤感，总觉得世道无常，我还接受不了这个打击。秦颂是我大学时期的男朋友，也是我大学毕业前将我变回单身的前男友。在我的潜意识里，我们一直都那么

好，怎么可能突然就这么分手了呢？我们分手的前一个星期，我还在恬不知耻地和他商量，我们结婚了是生男孩好，还是生双胞胎更赚。接着他毫不犹豫地把我甩了，演技堪比奥斯卡影帝。他看起来早有规划了，但怎么还能和我一直讨论这些婆婆妈妈的事，还拍板说以后生儿子就叫秦朝，生女儿就叫秦可卿？男人们，到底在想什么呢？最可耻的是，我白天里咬牙切齿，恨自己对他怎么老是念念不忘，到了晚上却总是追忆似水流年，白天真的不懂夜的黑。

隐隐约约间，我好像看到了秦颂的脸，他拼命地摇着我，说：“苗若若，你醒醒，我不要和你分手。去他妈的小日本，老子不去了，这辈子都要和你在一起。”

我抽抽噎噎了半天，问了一句：“那你还看爱情动作片吗？你不是一直说要去活人版的小泽玛利亚和苍井空吗？”

他正色道：“她们都不如你，哪里都比不过你。”

脑海里的警报声逐渐加大，越来越响，像是烧着了隔壁张三的油盐酱醋铺，苦的酸的辣的甜的，各种味道都一起撒腿跑了出来。我很想放声大哭，却怎么也哭不出来，心想他回来就好了，男人嘛，都是会犯错的，只要乖乖认错回家，我们女人就要展现善解人意的一面，不要说废话，直接抱走最干脆。我笑着对秦颂说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你再也不会走了。”

笑了没几声，突然觉得秦颂开始大力摇我，说着：“苗若若，你脑子里长了痔疮吗，睡在那儿傻笑，还不起来去上班？”我“哎呀”一声，身上一轻，像是刚从高楼顶端瞬间坠落，这才看清楚摇着我的人正是同宿舍的马小青，她瞪着我，

继续口不择言，“苗若若，你满脸春光灿烂，梦里看A片了啊？大龄也不用这么饥渴啊！别用这么求贤若渴的眼神看着我，我不搞蕾丝边。”

我啐了她一口，知道自己又做梦了，梦境和现实反差太大，所以美梦真的不能做。我有点黯然，半晌才哭哭啼啼地说：“青青，我梦到秦颂了，他说他会永远和我在一起……”

马小青却完全不照顾我一个刚刚失恋的女人的感受，冷哼道：“两条腿的男人到处都是，是你自己没本事，成天只知道发梦。新世纪好儿女，上得了床，下得了炕，经得起男人，耐得住过往。看你哭哭啼啼、婆婆妈妈的，像什么样子？这几个月我是受够了，你就是孟姜女转世，也哭不倒他跨过太平洋在日本修建的长城。”

我大受刺激，也不觉得透过窗户射入的阳光刺眼了，立时从床上跳了下来，指着她说：“好姐妹应该同睡一张床，同吃一碗饭，同泡一个男人，现在你不安慰我，还……最毒妇人心，天下莫过马小青。”

马小青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啧啧道：“谢谢夸奖，承让承让。”

.....

马小青是和我同宿舍的闺蜜。记得刚进大学的那一天，她左手尼龙袋，右手开水瓶地走进宿舍，看到我的时候咧嘴一笑：“美女，这里是2222宿舍吗？”

我说：“门牌上写着，长着眼睛的都能看到。”心想，这人看起来怎么这么神经病。又免不了暗暗担忧：我要是和一个

神经病住在一个宿舍，时间长了，受到熏陶，要么同归于尽，要么保不住我也成了神经病。那时候我妈妈正在给我铺床——她嫌学校发的要收一千多块的床单、被罩什么的质量不好，于是把我的那份退掉，又铺上了我们跋山涉水从家里背来的床上用品。我爸爸正在一边给我擦桌子，一边和我妈妈津津有味地讨论学校里后勤集团的这些不靠谱的回扣。我听烦了，搬着一个板凳坐在阳台上啃桃子。对面是男生宿舍，离得很近，有个男生吹起口哨：“美女，带我吃一个呀。”我们大学所有的一切都是新建的，如果不是来了这里，我根本不会想到，一拉开窗帘对面就是男生宿舍楼，真是新世纪新景象。一想到以后四年换衣服什么的都要格外小心，我就有点火大。

我顺手把桃核丢了过去，说：“慢慢吃，不客气，不够我再啃一个新鲜的给你。”所谓不在沉默中恋爱，就在沉默中变态。用小脚指我也能想到，对面这批人肯定丧失了高中早恋的机会，所以一进校就爆发了自己饥不择食的本性。考进一所211重点，好歹也是在独木桥上一个人干掉三十多人的巨大战役，有些人可以一边把妹一边轻松通关——这种人我们忽略不计，大多数人还是小心翼翼地忙着升级自我战斗水平，升级以后才会考虑感情问题。

我妈妈看屋子里的气氛很尴尬，墙上恨不得能刮出三寸冰，我又不争气地一副吊儿郎当相。她是教师出身，免不了职业病发作，埋怨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若若，怎么说话的呢？还不快和这位同学道歉，多没家教呀。”

我慢悠悠地说：“妈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你这么说不是在自己骂自己吗？”

我妈妈气得直顿足，点着站在一旁的爸爸的头说：“你看你看，都是你把她给惯坏了，现在说话这么没大没小的。”我看着她，无动于衷地耸了耸肩。一般她说不过我的时候，往往就会迁怒我爸，反正我爸是老实人，一辈子都没急过，更不会急在这一时。

马小青放下了手里的东西，问我：“你喝水吗？”

我当场就震惊了，心想面前这人怎么这么宠辱不惊，好感度顿时爆表，马上觉得自惭形秽，又疑惑地问她：“难道你这水瓶里有水？”

她点了点头，对我说：“我看到卖水瓶的在降价就买了个，顺便打了瓶水。”

我对她伸出大拇指：“佩服佩服，敢问这位兄台高姓大名？”

她说：“我叫马小青，马小青的马，马小青的小，马小青的青，你叫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我叫苗若若，一听我这名字就没什么水平，能够看出父母的文化层次不高，只喜欢看武侠小说。”

我爸爸本来在旁边好言劝着我那好为人师的妈妈，听到我这话，对我怒目而视：“若若，在同学面前不要这么随便。”

马小青站一旁笑了，说：“你这人真好玩。喂，你是哪里人？我是山东的。”

我说：“我是本市人，以后你想出去玩，找好吃的，都可以和我一起。”

我们带着领导人会见般的深沉表情互相握了握手，交换了对C大的看法，并为双方今后要进行的长期合作目标达成了一

致。我爸看我们瞬间化干戈为玉帛，不失领导人身份地提出一句建议：“等其他同学来了，一起出去吃饭吧。”屋里顿时其乐融融，大家有说有笑，我和马小青交流了高考的答案。虽说现在交流也无济于事，但了解了解各地试题重合的地方也是很有意义的，我们一下就觉得两人的距离拉近了。

一直到天色都有点暗了，另外一个人也来了。她名叫徐佳，长着一张圆脸，皮肤有些粗糙，倒是长着一头的黑发，是我们省下面的一个县里的。我妈妈不改教师特色，一直絮絮叨叨地问徐佳是哪里的，家里是做什么的，有几亩田，有几头牛。徐佳红着脸，吞吞吐吐的，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我心想，她大概是不好意思说，可能家里是县里农村的，便笑嘻嘻地立刻出言阻止我妈妈：“老太太，你查户口呢？不是说要准备出去吃饭了？”

“不是还有一位同学没来吗，所以妈妈才想让你和同宿舍的同学们熟悉熟悉嘛。”我妈妈脸上一红，大概也意识到了自己问得有点过头。幸好这时另外一个同学也来了，才替她成功解了围。她和我一样，身边也跟着爸爸妈妈，一家人大包小包的。她剪着一个樱桃小丸子一样的头发，个子也小小的，但是板着一张脸不说话，十分冷艳高贵。她妈妈在一旁来回帮她收拾着东西，另一旁，她爸爸走过去和我爸爸开始聊起天来，说的无非就是兄弟哪里人、在哪里高就之类的话。当我爸爸说到他是这所大学里的老师，孩子他妈却是教中学的时，我看到对方爸爸神色间动了动，连声称赞我家是书香门第。等说到自己时，只说自己一家都是生意人，言辞间多有闪烁。我最不喜欢这种应酬了，看了一眼马小青，心想，以后估计我只能和

她说得来了。没想到马小青也对我看了过来，微微一笑，像是在说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这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又证明了我的推断，场上气氛一片和睦，到付账的时候，不出意外是我爸爸埋单。虽说金钱不是万能的，可是金钱在很大程度上能检验出一个人的处世之风。

但当时我还没有这些意识，我只听到对方说：“我们家方欣欣就靠大家多多照顾了。”徐佳过去和她说了几句话，但对方没怎么答理她，她有点讪讪，又走到我和马小青身边开始闲聊，无非就是高考前的那些岁月，倒不缺话题。

“大家以后都是一家人了，好好努力互相帮助，早日成为优秀的记者。”我妈妈总结性地说。

也就是从这天开始，我和马小青就走上了同为狐朋狗友的不归之路。人与人之间往往就是这样，有时候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，就是一辈子。大学时的情感，当时以为容易，在长大的岁月中，才知道是这一辈子最珍贵的。

论贫嘴，我就是效仿冬日娜追刘翔的速度也比不过马小青，只能绕开话题，问她：“现在几点了？”揉着眼睛又看了看乱成一团的宿舍。地上到处都是乱扔的盆，里面泡着说不清颜色的臭袜子；牛仔裤也是东一条西一条，和内衣混在了一起；我的一双拖鞋不知怎么就跑到了徐佳的柜子边，上面的塑料花都掉了一半。大四了，女生宿舍比男生宿舍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“八点了，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间了！今天不是还要去电视台的吗？回头你台里的那个老姑婆又要找点什么来说你

了……”马小青果然中计了，开始了新一轮的碎碎念。

我叫了一声，脑海里出现了崔明皱着眉头，脸上写着“你是废柴”的表情，顿时浑身一哆嗦，从床上快速跳了下来。幸好此时是南方的春天，随随便便套两件衣服就能搞定。这时我也不计较没拉窗帘，对面的男生会不会看到这个问题了，反正大家僵持四年，早就熟了。当初为了回报他们长年累月的骚扰，我们还动用过天文望远镜回望回去，反正不能吃亏！要不是当年马小青坚决反对，我们大二的时候差点就和对面宿舍联谊了。

我身手敏捷地一路冲到了卫生间，挤牙膏、上厕所、刷牙、洗脸，一路一气呵成，五分钟后气定神闲地从卫生间里出来，准备涂护肤品。拿起乳液倒了几倒，却发现用完了，只好觑着脸求马小青：“好姐姐，我的乳液用完了，把你的给我用一用，救救急。”

马小青哼着：“让你把东西锁起来，你偏不听，又是徐佳偷用你的了吧？上次说她，她全当耳旁风，你也是，助纣为虐。”她嘴巴上虽然很硬，手里却已经掏出了自己的钥匙串，开了抽屉，拿了一瓶欧莱雅递给我，“没你的兰蔻好，你凑合用吧。不是我说你，苗若若，你还真是‘弱弱’啊！由得人家徐佳偷用你的东西，从洗面奶、护肤品，到洗衣粉、肥皂、沐浴露、牙膏，样样俱全了，知道的人说你不和人家计较，不知道的小人还以为你好欺负呢。难怪秦颂那小子抛弃了你，你对他还这么念念不忘……”

她一说出“秦颂”二字，我立刻就觉得自己鼻头发酸，没多久她自己也反应过来，连忙就收了口，不好意思地睁大眼睛

对着我看看去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眼睛里进了沙子。我叹了一口气，问她：“徐佳和方欣欣怎么这么早就都不在宿舍了？徐佳还正常，方欣欣不是最爱睡懒觉的吗？”

马小青啐了我一口：“她们两个有时间都去恋爱了，谁像你，摊了这么一个男人，临到大学毕业却混成了光棍……”

我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总比你一直没男人强。”一边说一边看她的脸色，抓起桌上的包就往外跑。

马小青追在后面说：“死丫头，晚上回来撕烂你的嘴。”她只是作势追了两步，说完话就停住了脚，不然就凭她年年学校运动会上短跑拿第一的实力，我哪里还逃得出去。

一路下楼，我还是要保持住良好的形象。我们广电系的宿舍被分在了这栋楼最高的六楼，注重外在包装的学校肯定不会有闲钱给我们装电梯。在这里，说话靠吼，爬楼靠走，吃饭靠室友。大一刚进校的时候很多人想不通，凭什么我们要多跑腿？刚来的不少新生手提一瓶开水，上个六楼能休息六次。在义愤填膺、同仇敌忾谴责学校的过程中，各个楼道各个院系的女生之间加强了和谐外交，念完两年书后，大家才发现了学校的良苦用心。生为广电人，死为广电鬼。在这片神奇的领域里，女人要当男人使，男人要当牲口使。两年的磨炼让众多女性手提满满的两瓶开水，上楼不喘气兼唱小曲儿，走得慢了还能相互讨论下八卦，散场前再各自制造点新的谣言，进行新一轮的传播。领导们的决策果然都是高瞻远瞩，适合院系的长久发展。

因此混了这四年，这一路下楼，我难免会碰到各院系的不